

PRESSBOOK

Paul PFEIFFER

Art.Investment

December 2015

EXHIBITION

有圖有真相？

Paul Pfeiffer的擬像世界

文·攝影 | 黎家怡



Paul Pfeiffer (Caryatids) · 攻擊方被擊倒，只剩下防守一個人。

Instagram、Pinterest、Snapchat，即時通訊乃影像當道的世界，我們高呼「有圖有真相」的同時，大家可有想過，其實圖像不是真相的所在？

眼球倚賴圖像，圖像主導訊息，我們習慣看圖猜故事，而少有考究畫面背後的來龍去脈，陷入法國哲學家尚·布希亞 (Jean Baudrillard) 提出的「影像的惡魔」(the evil demon of images) 的困境——人們迷失於沒有內容、只有快感的表象之中。美國藝術家 Paul Pfeiffer 一系列錄像新作，近日在香港貝浩登畫廊展出，同樣揭示了影像的可操控性，挑戰我們對視覺的信任。

暗黑的展廳中央，放着雙面白幕，放映着 Paul Pfeiffer 的2015年新作《Three Figures in a Room》。命名參考美國藝術家 Francis Bacon 在1964年的油畫作品，呼應以不同角度剖析同一事物的手法。Pfeiffer 一向喜歡以運動入題，就像他是在次展覽相關的講座中所解釋，「體育在我看來，猶如宗教，充滿儀式，正好探索個人心理。」此新作品的錄像，則取材自今年年初有「世紀之戰」之稱的拳擊比賽，美國拳王 Floyd Mayweather 與菲律賓拳王 Manny Pacquiao 的對戰。Pfeiffer 據此進行二次創作，在畫面和聲效上作出調整，製作一組兩件的錄像作品。

Paul Pfeiffer (Three Figures in a Room) · 鬆動的拳擊手。



Paul Pfeiffer (Three Figures in a Room) · 背後的工作。

拳拳到肉，火花橫飛，拳擊給我的印象一直都是暴力血腥。甫走進畫廊，我已經聽見打鬥聲，拳手出擊、走動，以及呼吸聲音都給放大了。放映中，拳手血流披面、被擊倒於地的畫面，卻被 Pfeiffer 模糊化。平時不著拳賽比賽的我，竟因為看不清打鬥細節，而減少不安的感覺，甚至以為 Pfeiffer 作品流露出人文關懷。

殘酷的事實表象之後

翻到白幕的另一面，我從小門而入，見到作品的第二輯錄像。那是一個男人，拿着各種奇怪的道具，敲打碰撞出不同的聲音，聽起來有點耳熟。錄像稍後出現音軌調整程式的畫面，還有剛剛看過的拳擊比賽——原來《Three Figures in a Room》是音畫分類製作的作品。畫面使用電視錄像，但音效都是以擬音手法重新配置。我們聽上去，以為打鬥很猛的聲音，原來只是用小道具模擬的聲音；一如我們看上去，以為沒有血汗的畫面，其實都是藝術家刻意顛覆想像的把戲——你們倚賴影像嗎？我要告訴你，它們才是最容易操控的陳述。

同場展示的，還有 Paul Pfeiffer 另一組2015年新作《Caryatids》，錄像源自同一場拳賽，但這一次藝術家卻把攻擊一方隱形，叫防守方的扭曲表情更為明顯。錄像就只有一個人獨自抖動、變形、摔倒，如此熟悉，也如此陌生。要是我們不知道拳賽，我們會就此相信有這麼一個人在自我瘋癲嗎？我們到底基於什麼判別影像的真偽？對影像的信任，是出於崇拜科技，還是對於真實的追求？回想所謂「有圖有真相」，其實荒謬絕倫！

「作品對主體的消費 (consumption of the subject) 就像大眾文化的大量消費模式 (mode of

mass consumption)，刺激觀者反思傳統與當代藝術之間的互動關係。」Paul Pfeiffer如是說，並與尚·布希亞在1980年代出版的《擬仿物與擬像》(simulacra and simulation) 一書提出的概念遙遙呼應。布希亞指出，電視普及之後，人與文化的互動關係改變。自文藝復興的「偽仿品」(counterfeit)，發展到今日後工業時代的「擬像」(simulation)，本體漸漸被表象取代。影像之所以是惡魔 (evil)，不在於它以意義「迷惑」(fascination) 人類，而是影像不斷複製倍增，甚至意義都不復存在，大家只是沉入快感主導、不談本質的影像「誘惑」(seduction) 之中，剩下對影像的純粹消費。

布希亞舉例說，我們見到臥床者便以為是病人，「臥床為病」的符號遮蓋了我們辨別是非的能力；就像今日，我們見到 Paul Pfeiffer 的作品，以為只是一場平常的電視拳賽錄像，但實在處處皆是藝術家創作的神髓；甚至我們現實裡每天消費的訊息，不也都是這種真假難分、是非莫辨的狀態嗎？再創作的錄像可以完美如《Caryatids》，介入改動不著痕跡，但亦可以像《Three Figures in a Room》一般，赤裸裸地呈現人為因素。無怪 Paul Pfeiffer 直言：「大家常常將錄像和繪畫放在對立面上，其實不是這樣，兩者都是討論『影像是如何構成的』。」

解構，是藝術家所做的實驗，在影像當道的世代裡，叫我們思考在畫面以外。



Paul Pfeiffer (Caryatids) ·